

#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河南省叶县的调研数据

高歌 高启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内容提要:** 本文以 2010 年对河南省叶县农村的养老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过半数的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不满意;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女儿比儿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来自子女的日常照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评价;生病时的照顾情况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重大。

**关键词:** 生活满意度 影响因素 农村老年人

###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自 2000 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及相伴而来的高龄化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对老年人养老问题的研究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能反映老年群体生活欲求的满足状况,也能反映他们对生活欲求的期望心态,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双重色彩,并与老年人生存状态的主观、客观双重属性相对应(柏萍,2001)。因此,研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既能够在把握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基础上发现农村养老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通过对现状的剖析,寻求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方向和途径。

目前,学者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或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以及一些特殊群体例如“空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熊跃根(1999)利用对长春市社区老年人的问卷资料,分析了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结果表明,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状况、健康程度对其晚年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影响显著。朱晓云(2003)通过对上海市金山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经济收入、自我调节能力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柏萍(2001)认为,广东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较高,但经济收入、文体体育、医疗保健是老年人相对不满意的三个方面,应当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和提升农业人口的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王澎湖等(2007)分析了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有更多子女外出的留守老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要高于有较少子女外出的留守老人。

第二方面则是基于研究内容的不同,对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描述,对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剖析或对城乡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比较。郭志刚、刘鹏(2007)分析发现,由核心家庭实现老年人在居住、生病照顾和情感慰藉等需求是最令老人满意的。李建新、骆为祥(2007)通过对 2005 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老年人在评估自身的生活状况时,不仅

与自身以前的状况或与自己的理想状况（纵向）相比，更与周围的人（横向）相比，且横向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同钰莹（2000）研究了亲情感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影响，发现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对老年人亲情满足感会产生不利影响，而社会劳务、劳务储蓄等可以使老年人感到心理充实，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张文娟、李树苗（2005）详细分析了代际支持网络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他们认为，子女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陈彩霞（2003）利用北京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对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生活需求状况及生活满意度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经济状况、医疗状况、照料需求方面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农村老年人，而在心理感受方面城乡老年人则没有大的差别。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很多，但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研究较少，且这些研究多偏重于经济收入、代际支持、人口流动等某一方面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健康状况、家庭关系、生活状况等与养老相关的诸方面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综合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实地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生活满意度自评项”，以期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 二、数据与方法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 2010 年 3 月至 9 月在河南省叶县农村进行的“农村养老状况调查”。调查对象是具有叶县户籍的 60 周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此次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涉及 4 个乡（镇）12 个村庄，问卷调查全部采取调查员入户访谈的方式进行，共调查了 450 人，其中，有效样本为 426 人。本次调查样本中男性占 53.1%，女性占 46.9%；年龄在 60~69 岁、70~79 岁、80 岁及以上的样本比例分别为 46.9%、37.6%、15.5%；文化程度方面，不识字的占 34.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3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19.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12.2%；婚姻状况方面，有配偶的占 60.6%，无配偶（包括丧偶、离异、未婚三种情况）的占 39.4%。

### （二）变量测量

本文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体采用主观指标——老年人自评的生活满意程度，这样处理可以使变量容易量化，同时也能使调查对象易于理解和回答（熊跃根，1999）。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五个层面的指标分别为：①个人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其中，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类，无配偶包括丧偶、离异、未婚三种情况；②家庭关系，包括与子女见面频次、子女是否孝顺、与子女关系是否融洽；③身心健康状况，包括自评健康状况、生病时由谁照顾、是否感到孤单、是否担心养老；④生活状况，包括家里事情谁做主、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居住方式、子女日常照料情况、身边儿子数、身边女儿数；⑤经济状况，包括自评经济状况、积蓄。

### （三）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单因素分析，即通过将五组自变量分别与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分析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并运用卡方检验检查这种关系是否显著；然后进行多因素分析，即在交叉分析的基础上，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析。

### 三、数据分析结果

#### (一) 单因素分析

在 426 位被调查的农村老年人中,有 59.2%的老年人表示对当前的生活状况不满意,40.8%的老年人表示对当前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其中,男性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占 39.8%,女性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的比例略高于男性,为 42.0%。

1.个人基本特征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个人基本特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的  $\chi^2$  检验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明显差异,而不同性别和年龄则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表 1 个人基本特征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 (N=426)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满意	不满意	P 值		满意	不满意	P 值
性别	—	—	0.648	文化程度	—	—	0.021
男	39.8	60.2	—	不识字	37.0	63.0	—
女	42.0	58.0	—	小学	35.6	64.4	—
年龄	—	—	0.054	初中	46.3	53.7	—
60~69 岁	35.0	65.0	—	高中及以上	57.7	42.3	—
70~79 岁	47.5	52.5	—	婚姻状况	—	—	0.032
80 岁以上	42.4	57.6	—	有配偶	45.0	55.0	—
				无配偶	34.5	65.5	—

注: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的  $\chi^2$  检验均在 5%水平上显著。

2.家庭关系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家庭关系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2),子女是否孝顺、与子女关系是否融洽两个变量的  $\chi^2$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1%,与子女见面频次的  $\chi^2$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1%,表明家庭关系组的三个自变量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表 2 家庭关系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 (N=426)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满意	不满意	P 值		满意	不满意	P 值
与子女见面频次	—	—	0.002	子女是否孝顺	—	—	0
每天	39.8	60.2	—	孝顺	51.9	48.1	—
一个月	48.4	51.6	—	不孝顺	11.9	88.1	—
半年	15.4	84.6	—	与子女关系是否融洽	—	—	—
一年以上	14.3	85.7	—	融洽	49.3	50.7	—
				不融洽	25.3	74.7	—

注:与子女见面频次的  $\chi^2$  检验在 1%水平上显著,子女是否孝顺及与子女关系是否融洽的  $\chi^2$  检验均在 0.1%水平上显著。

3.身心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身心健康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3),四个自变量的  $\chi^2$  检验均在 0.1%水平上显著,说明自评健康状况、生病时由谁照顾、是否感到孤单、是否担心养老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表3 身心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 (N=426)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满意	不满意	P 值		满意	不满意	P 值
自评健康状况	—	—	0	是否感到孤单	—	—	0
好	56.7	43.3	—	从未感到	44.0	56.0	—
一般	30.7	69.3	—	偶尔感到	45.8	54.2	—
差	37.9	62.1	—	经常感到	17.1	82.9	—
生病时由谁照顾	—	—	0	是否担心养老	—	—	0
老伴	37.3	62.7	—	担心	23.0	77.0	—
孩子	46.9	53.1	—	不担心	66.7	33.3	—
没人	11.1	88.9	—				

注：自评健康状况、生病谁照顾、是否感到孤单、是否担心养老的  $\chi^2$  检验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

4. 生活状况与养老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生活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居住方式和身边儿子数量的  $\chi^2$  检验在 5% 水平上显著，家里事情谁做主的  $\chi^2$  检验在 1% 水平上显著，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子女日常照料情况及身边女儿数的  $\chi^2$  检验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本组的六个行变量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表4 生活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 (N=426)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满意	不满意	P 值		满意	不满意	P 值
家里事情谁做主	—	—	0.002	子女日常照料情况	—	—	0
自己	35.7	64.3	—	在一起居住并常来照料	50.7	49.3	—
配偶	10.0	90.0	—	在一起居住但不常来照料	21.7	78.3	—
子女	37.7	62.3	—	不在一起居住但常来照料	48.9	51.1	—
商量着来	49.5	50.5	—	不在一起居住也不常来照料	9.7	90.3	—
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	—	0	身边儿子数	—	—	0
有属于自己的旧房子	35.0	65.0	—	1 个	46.6	53.4	—
有属于自己的新房子	65.6	34.4	—	2 个	46.5	53.5	—
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41.1	58.9	—	3 个以上	42.4	57.6	—
居住方式	—	—	0.018	无	29.7	70.3	—
与子女同居	35.7	64.3	—	身边女儿数	—	—	0
与子女分居	46.9	53.1	—	1 个	53.5	46.5	—
				2 个	61.1	38.9	—
				3 个以上	80.0	20.0	—
				无	33.3	66.7	—

注：居住方式和身边儿子数的  $\chi^2$  检验在 5% 水平上显著，家里事情谁作主的  $\chi^2$  检验在 1% 水平上显著，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子女日常照料情况及身边女儿数的  $\chi^2$  检验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

5.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经济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自评经济状况和积蓄的 $\chi^2$ 检验均在0.1%水平上显著，说明二者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表5 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 (N=426)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变量	生活满意度 (%)		
	满意	不满意	P 值		满意	不满意	P 值
自评经济状况			0	积蓄			0
宽裕	35.7	64.3	—	500 元以下	36.9	63.1	—
够用	10.0	90.0	—	500~2000 元	29.4	70.6	—
困难	37.7	62.3	—	2000~5000 元	50.0	50.0	—
				5000~10000 元	37.5	62.5	—
				10000 元以上	77.3	22.7	—

注：自评经济状况和积蓄的 $\chi^2$ 检验均在0.1%水平上显著。

## （二）多因素分析

在个人基本特征、家庭关系、身心健康状况、生活状况、经济状况五组自变量分别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析。在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满意”赋值为1，“不满意”赋值为0。

自变量通过交叉分析的筛选，剔除了与生活满意度相关关系不大的性别和年龄两个自变量。自变量中的分类变量全部经过虚拟变量处理，每个分类变量都以最后一类为参照类（见表1~表5的分类），例如，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以上”为参照类，自评健康状况以“差”为参照类。

本文在运用 SPSS 中的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时，采用了自动筛选显著变量的 Forward: Conditional 方法，建立了最优逐步回归方程。在回归中，最先进入方程的是是否担心养老，之后依次是子女是否孝顺、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身边女儿数、自评健康状况、生病时由谁照顾、婚姻状况、子女日常照料情况、与子女见面频次，而文化程度、与子女关系是否融洽、是否感到孤单、家里事情谁做主、居住方式、身边儿子数、自评经济状况、积蓄8个变量则被剔除。由于纳入模型的变量较多，本文只给出了最终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模型估计结果 (N=426)

	B	Beta <sup>a</sup>	sig.	Exp(B)
是否担心养老				
担心	-1.629	0.442	0.000	0.196
子女是否孝顺				
孝顺	1.591	0.393	0.000	4.910
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有属于自己的旧房子	-1.048	-0.500	0.002	0.351
有属于自己的新房子	0.816	0.390	0.064	2.262

(续表 6)

身边女儿数				
1 个	0.757	0.519	0.103	2.133
2 个	1.163	0.797	0.001	3.200
3 个及以上	2.387	1.636	0.011	10.877
自评健康状况				
好	0.946	0.400	0.009	2.575
一般	0.141	0.060	0.673	1.152
生病时由谁照顾				
老伴	1.146	0.372	0.109	3.146
孩子	1.975	0.641	0.005	7.203
婚姻状况				
有配偶	1.055	0.285	0.001	2.874
子女日常照料情况				
在一起居住并常来照料	1.701	1.012	0.014	5.478
在一起居住但不常来照料	0.265	0.158	0.740	1.304
不在一起居住但常来照料	1.4	0.832	0.027	4.052
与子女见面频次				
每天	0.226	0.093	0.811	1.254
一个月	1.201	0.494	0.204	3.324
半年	0.355	0.146	0.753	1.426

注：<sup>a</sup>Beta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由表 6 结果可以看出，显著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包括是否担心养老、子女是否孝顺、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身边女儿数、自评健康状况、生病时由谁照顾、婚姻状况、子女日常照料情况、与子女见面频次 9 个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1) 在养老上心存顾虑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是否担心养老”从侧面反映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状况。生活上缺少保障，又不能从子女处获得充分代际支持的老年人必定对养老心存担忧，这些老年人为了生计辛劳，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且自身抗风险能力差，一旦遇上疾病或其它紧急情况便容易陷入无法应对的地步，因而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就低。

(2) 子女孝顺的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比认为子女不孝顺的老年人高。人到老年，不仅有物质生活上的需求，同时需要更多精神生活的慰藉。而精神上的需求更多地表现在对子女是否孝顺的认同上。孝顺的子女不仅从经济和生活照料上给老年父母以支持，同时从精神上主动关心老人，满足老人对亲情的渴望。子女孝顺的家庭代际关系必然是和谐温馨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老年人会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因而对生活满意度评价自然就高。

(3) 拥有属于自己的新房子的老年人比拥有属于自己的旧房子的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可能性高。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以及拥有什么样的住房间接地反映出了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条件，拥有自己住房（无论新房还是旧房）的老年人，一般情况下是居住在自己的房子，而住在旧房中的老年人，其居住条件差，单独居住又不便于子女日常照料，物质和精神上均不能得到较好的满足，因而生活满意度就差。而没有自己住房的老年人，则多与子女同住，虽然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可以

较为方便地接受子女的照料，生活满意度反而相对较高。

(4)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身边女儿数呈正相关，身边女儿数越多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在传统社会，人们崇尚“多子多福”，儿子承担了对父母的全部赡养责任。而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及自立能力的增强，女儿在对老年人的生活照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农村，在家庭养老活动中，儿子的责任更多地体现为“养”，女儿的责任更多地体现为“孝”。儿子是家庭养老活动的经济供养者和依靠者，女儿则更多地承担了养老活动的日常照顾和精神慰藉。

(5) 自评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比自评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要高。进入老年期，人体的各项生理机能开始下降，身体是否健康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状况的重要因素。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强，无论子女是否能够经常照料，他们基本都能够安排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而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在很多事情上却力不从心，再加上病痛折磨，很容易对生活产生不满情绪。

(6) 生病时能够由孩子照顾的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最高。父母生儿育女辛苦一辈子，不图子女有多大的回报，生病的时候、老得动不了的时候能够得到子女的照应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生病时的照料较日常照料更为重要，也更能体现子女对父母的一片孝心。所以，生病时有子女到床前悉心照料的老年人心理上是幸福的，对生活也容易感到满意。

(7) 配偶在日常生活中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支持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配偶的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高。当前农村社会，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老年夫妇户的比例也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老年配偶的照料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孝顺儿子不如半路夫妻”，这些都说明了配偶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老年夫妇生活上彼此照料，心理上相互依赖，有助于增加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度。

(8)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受到子女关心照料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更高一些。具体来看，不管是否与子女同住，能够经常得到子女照料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不能经常得到子女照料的老年人。

####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有超过一半（59.2%）的农村老年人对当前生活状况感到不满意，分析其原因，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五组变量中，生活状况的作用最大，其次是身体和精神状况，再次是个人基本特征，而经济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结论如下：

##### （一）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女儿比儿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家庭养老多为老人和儿子共同生活，由儿子、儿媳为老人提供各方面的照料与赡养；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规模的日益小型化和独立自主思想观念的盛行，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更倾向于过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样，作为父母“贴身小棉袄”的女儿就在老人的生活照料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究其原因，女儿往往比儿子心细，更擅长照料老人和操持家务，在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考虑得更加细致周到。这与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例如李晶，2004）。这一结论的得出，对于扭转农村“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基层相关部门要注意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通过生活实例向广大农民说明女儿在养老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逐步根除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 （二）来自子女的日常照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评价

在农村，由于经济能力、生活习惯所限，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生病照顾基本上还是依靠子女和老人自理，而不是保姆或护工。所以，能够经常得到子女的照料，一方面可以减轻老人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对老人是一种精神慰藉，增加了老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当前中国经济尚不发达，而老龄化又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在农村倡导敬老爱老的道德风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老人们经常感受到来自子女的有关照料，对于减少他们因身体衰老、独居等原因带来的孤独与焦虑，增加其晚年生活的满意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三）生病时的照顾情况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重大

生病时由子女照顾的老人比由配偶照顾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生病时儿女能够及时到床前照料，一方面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关系融洽，儿女孝顺；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老年人在子女教育上是成功的，子女的照料是对老年人养育之恩的一种回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老年人的人生价值，让老年人从心理上获得了一种成就感与满足感，也势必增加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满意度。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近年来惠农政策的连续出台，农民负担逐步减轻，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农村老年人来说，在不生病的情况下吃饱、穿暖、居有所已经基本能够满足。再者，当前农村老年人基本上都是经过生活苦难磨砺的一代人，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太多要求，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孙们生活幸福。孩子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常去看望他们，帮他们干一些他们力不从心的活计，陪他们聊聊家常，嘘寒问暖；或者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孩子们能够及时带他们医治，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老年期是最需要子女关心和安慰的时期，子女们在关注自己小家庭和事业的同时，要加强与老年父母的沟通与交流，让更多的农村老年人在精神生活上也能够“富足”起来。

## 参考文献

- （1）柏萍：《广东农村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现状分析——从生活满意度观照老年人生活质量》，《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 （2）熊跃根：《我国城市居家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程度研究》，《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4期。
- （3）朱晓云：《上海市金山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疾病控制杂志》2003年第6期。
- （4）王澎湖、林伟、李一男：《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状况考察》，《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 （5）郭志刚、刘鹏：《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 （6）李建新、骆为祥：《社会、个体比较中的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4期。
- （7）同钰莹：《亲情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口学刊》2000年第4期。
- （8）张文娟、李树苗：《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2005年第5期。
- （9）陈彩霞：《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比较》，《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年第3期。
- （10）李晶：《子女数对农村高龄老人养老及生活状况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增刊。

（责任编辑：贾伟）